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七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四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

玉藻第十三

陸曰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貫玉為飾因以名之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

紃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蜀通論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遂延者言皆出

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藻本又作璫音早旒力求反遂雖醉反深也注同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縵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注同。玄

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

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端音冕出注下諸侯玄端同朝直遙反篇內除下注朝之餘皆同闔胡獵反扉音非一本作則闔門左

扉。疏天子至其中。正義曰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一節摠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

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遂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遂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遂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

以祭宗廟。注祭先至作袞正義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

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質徧周而復始其三采

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

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著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

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刪定諸本并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并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并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鐘氏云三人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并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衮者按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是字或作衮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注端當至武王。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尙質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按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日於東門者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般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交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玉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

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月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各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官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窓四闔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左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已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按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議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日考廟日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雉彝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按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門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大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曰天子特牛與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按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主明堂之中故知配以皮弁以日視朝遂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以食日中而餼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餼食朝之餘也奏樂也。餼音俊。

五飲上水漿酒醴

醴

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醴以支反。

卒食立端而居

天子服玄端燕居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御瞽幾聲之上下

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瞽音古上時掌反哀樂音洛。

年不順成則天子

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自貶損也。

疏

皮弁至無樂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

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餼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餼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餼餘之時奏樂而食餼尚奏樂而食餼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按鄭志趙商問膳夫云三日二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禮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牢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

月半是也周禮云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注其書至存者。正義曰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尚書記言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為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驗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信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詰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大史佚周成王太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觀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警幾聲之上下。御者侍也以警人侍側故云御警幾聲之上下幾察也警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歲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為札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

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裨冕以朝

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裨婢

支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皮弁下天子也。大音泰後大廟同下戶嫁反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朝服

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朝辨色始入

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辨如字徐扶免反別彼列反

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朝服以食特性三俎祭肺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復扶又反

夕深衣祭牢肉

祭牢肉異於始殺也

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挾戶頰反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

簋音甫本或作
簋間也音胃

子卯稷食菜羹

忌日貶也
夫人與君同庖

疏

諸侯至同庖。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注祭先至子同。正義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爲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駢裼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玄冕。注朝天子至羹也。正義曰知朝天子者按觀禮云侯氏褱鄭注禪之爲言禪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禪是以摠云禪冕。注皮弁下天子也。正義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義曰按王制云周人立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注朝服至三朝。正義曰按王制云周人立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卑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注羣臣至門也。正義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卑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注釋服服玄端。正義曰此經文據君故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注食必至魚腊。正義曰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

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袒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注祭牢至相挾。正義曰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挾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餼則諸侯亦餼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以諸侯之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注五俎至而已。正義曰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梁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注云稻粱以簋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簋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入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饗餼上大夫堂上入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按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入簋故祭統云六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偏於廟中不食六簋二簋留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注忌日貶也。正義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注不特殺也。正義曰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君無故不殺牛大

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故謂祭祀之屬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也

踐當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也。遠于萬反踐音翦子儻反出注。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至建未月也春秋之

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

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爲于僞反下皆爲猶爲明爲爲失皆同夏戶嫁反

舉。正義曰自此以下終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

摠科今各隨文解之。注故謂祭祀之屬。正義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此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夫言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注踐當爲剪。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割羊擘豕是也。注爲旱至成

也。正義曰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按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為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雨則為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為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至秋七月不雨不為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仍不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

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摺本去斑茶珮士笏也士以竹為

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恒議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衣於既反注君衣布同摺徐音箭又如字去上吕反下刷去同珮他頂反茶音舒笏音疏年不至車馬。正義曰前經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忽遮支奢反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摺本者謂士笏以竹為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摺

插土笏故云摺本。關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此周禮殷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也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與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注若衛至不征。正義曰按春秋閏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云殷則關恒議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關議而不征議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殷禮故云殷也。卜人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射史定墨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

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疏

卜人至定體。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

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坻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豐坻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

墨下人占拆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拆兆豐也是大拆稱為兆廣小拆稱為兆豐也
○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注視兆至無害
○正義曰此尚書金縢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請命卜得吉兆周公為此言也○君羔辟虎植辟覆芎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齋車之飾

零緣尹綯反後文注皆放此齋側皆反下文注皆同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士齊

車鹿辟豹植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君羔至豹植○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

但車式以芎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軻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辟覆芎詩大雅鞞鞞

淺轅毛傳云轅覆式轅即帶也又周禮中車作軻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帶是覆芎者少儀云負

良緩申之面拖諸帶是也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

之云此君齋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齋車故知此君齋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若

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轅以虎皮為轅彼據諸侯與玄衮赤鳥連

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帶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臂謂之淺轅也○注臣之至

同飾○正義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君子之居恒當戶鄉明。鄉許亮反。寢恒東首首生

氣也○首手又反注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迅音峻

又音信衣於既反下衣布同又如字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祿進羞工

乃升歌晞乾也沐醕必進祿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羞豆浴用二巾上絺下

絺刷去垢也。絺丑疑反絺去逆反刷色劣反垢古口反。出扚履蒯席連用湯扚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扚音零蒯苦怪反

運力且反猶也注同蒯所戢反便婢面反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進飲亦盈氣也。履九具反本又作履。將適公所

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

為失忘也既服習容觀玉聲玉佩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自大

也。擢其臣乃疏。君子至光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行。輝音暉。

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饋皆梁也。櫛用櫛櫛者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爲梳。髮櫛用象櫛者櫛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

牙滑櫛以通之也。進祿進羞者祿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祿。是沐畢必進祿酒。又進羞。羞謂羞邊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祿則飲酒之進爲飲設羞。故知是羞邊

羞豆是以邊人羞邊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邊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工乃升歌者又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祿進羞乃

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祿謂饋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出杆者杆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澁出杆而脚踐履澁草席上刮去

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闢也。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

諸所解者不同。以此爲勝故存之耳。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

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珮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珮玉也。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揖私朝。輝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輝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已之私朝揖

其屬臣。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輝也。而往適君朝矣。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

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昭。長直亮反。後放此杼直呂反。葵如字。終葵椎也。椎直追反。下同。相

息亮反。珽他頂反。本又作理音呈。昭音照。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茶讀爲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

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茶。茶音舒。詘上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儒乃亂反。又奴臥反。怯懦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園音貢。殺色界反。徐所例反。篇內皆同。大夫前

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至讓也。正義曰此一節論

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詘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圖殺

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者大

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王人文也。王人注

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村上又廣其首。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村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昭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昭於外此珽玉光自昭於內內含明也。注茶讀至為茶。正義曰舒儒者所畏在前也者按說文儒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儒者所畏在前也。注又殺至而圖。正義曰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侍坐則必退席前後誦故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文村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

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避君之

親登席不由前為躡席升必由下也。為于偽反未又如字躡力輒反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

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汚席也。為于偽反下為大有同汗汚穢之汚烏臥反○若賜之食而君客

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

忠孝也。飯扶晚反下至三飯文注皆同辯嘗音遍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

嘗羞膳宰存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徧嘗

遍本又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飡覆手以循俾已食也飡勸食也

注及下同君既食又飯飡不敢先君飽飯飡者三飯也日勸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徹執飯

咍耳侍反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從才用反疏侍坐至從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

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

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為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早讓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

云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為躡席者庾云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從於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按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

方注云升由下也。又按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按鄉飲酒禮，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主人降席自北方者，以其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注云：啐酒，席末卧從北方降，由便也。若其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實，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若賜至從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餽，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君既未餽，故臣亦不敢餽而先嘗羞嘗羞畢而飲，飲以俟君。餽臣乃敢餽。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貪味也。君未覆手不敢餽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餽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餽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餽者既猶畢竟也。飯餽也，君食畢竟而又餽，則臣乃敢餽，明不先君而飽也。飯餽者三飯也，三者三飯並謂餽也，謂三度餽也。君既餽者，既已也，謂君食竟已徹饌也。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注食於至徹也。正義曰：此經食不容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謙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以非己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謙也。侑

又音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己俵卑

水漿非盛饌也己猶大也祭之爲或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俵虛涉反厭也大音泰下同下長大亦同

疏

凡侑至俵卑。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凡侑食不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此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

卑者己大也俵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注臣於君則祭之。正義曰所以知者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之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

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不敢先君盡爵

君子之飲酒也受二爵而

色酒如也

酒如肅敬貌酒或爲察。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察云明貌也

二爵而言言斯

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言言魚斤反注同

禮已

三爵而油油

油油說敬貌。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說敬貌無己及下油字也

說音

以退

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

退則

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隱辟

唯君面尊

俛逡巡而退著屨也。辟匹亦反徐房亦反注同而后屨一本作而後屨俛音免逡七巡反巡音巡著屨丁略反

○凡尊必上玄酒

不忘古也

唯君面尊

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畧在尊南南上。鄉諱亮反

唯饗野人皆酒

蜡飲故不備禮蜡鋤駕反

大夫

側尊用桮士側尊用禁

桮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桮是以言桮於於據反注同斯如字又音廐

疏

此一節論臣於君前

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
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
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
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
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爲燕
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
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以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受一
爵而色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

也。天如也及蹴踏如也。皆謂容色如此。三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恒敬既受。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耳也。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閭義亦通也。禮已三爵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也。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者。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遂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禮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比士。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大夫側尊用榼。士側尊用禁者。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旁著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鬴。禮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注於斯至言榼。正義曰。按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榼。故知榼是斯禁也。按特牲禮注云。榼。今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榼。是以言榼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本太古耳非時

王之法服也。冠古亂反。下冠而注。始冠同。敝音弊。本亦作弊。

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綌。諸侯之冠也。綌或作綌。績戶內反。注。繪同。綌本又作綌耳。隹反。注及下皆同。

玄冠丹組纓諸侯

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齊側皆反。下同。綦音其。徐其記反。雜色也。上時掌反。下

而上同。後皆放此。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縞古老反。又古報反。下同。爲于僞反。卷起權反。

同。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紕音埤。又婢支反。間古閑反。傳直專反。

疏

始冠至冠也。正義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始冠。緇布冠者。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

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注皆始至作。縞。正義曰。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朱組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綌尊者。飾也。者。按郊特性及士冠記。皆云其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績綌。諸侯之

冠故云緇布冠有緩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者爲綏起文也諸侯唯績綏爲異其類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注言齊至異冠。正義曰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尙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上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綦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注謂父至卷殊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難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吉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注純緣至麻衣。正義曰純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純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純以素重于縞也故此云既祥之冠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純純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純亦純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

也垂長綏明非既祥

所放不

居冠屬武

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

。屬章欲反著皇

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燕無事者去飾。去上呂反下同

五十不散送

送喪不散